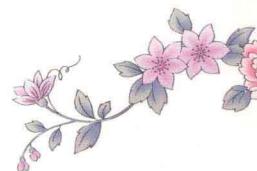


20
13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李庆玲 主编

2013中国年度杂文



燕农《“苍蝇”影响生活，“老虎”关乎命运》

王晶晶《水、天和知情权》

王石川《静默的他们……》

雷抒雁《自律》

阮直《我强烈要求火车票涨价》

石述思《疯狂的好生意？》

焦元溥《艺术无用，代代流传》

邹振东《“被”代表与“逼”代表》

周龙《“死在体制内”》

曹旭刚《在历史深处重温苦难》

年被

便刊

當雪

別有度量

全金

玄光西

佛劍

雪霽江行圖

2013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李庆玲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3 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李庆玲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07-6927-7

I . ① 2… II . ①刘… ②李… III .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007 号

2013 中国年度杂文

编 者 《杂文选刊》

主 编 刘成信 李庆玲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王 楠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 行 电 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7-6927-7

定 价 30.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水、天和知情权	王晶晶	(1)
静默的他们	王石川	(3)
自律	雷抒雁	(4)
我强烈要求火车票涨价	阮直	(6)
疯狂的好生意?	石述思	(7)
艺术无用,代代流传	焦元溥	(9)
“被”代表与“逼”代表	邹振东	(11)
“赶英超美”的自恋是一种病	张鸣	(13)
“死在体制内”	周龙	(14)
在历史深处重温苦难	曹旭刚	(16)
周星驰与娱乐新闻	曹林	(18)
《吃亏歌》与《励学篇》	郭振亚	(19)
让契诃夫为他们说话	陈安	(20)
“马上湖”与“仕高山”	安立志	(22)
说真话	从玉华	(23)
虚实桥梁	宋志坚	(25)
你怎么看	马卫	(26)
目中无人与心中有人	刘诚龙	(28)
《京话日报》的“知己”	游宇明	(29)
历史:让我们看见	鲍鹏山	(31)
“纳谏”杂说	吴非	(33)
和这个世界谈谈	王地	(34)

自信何来	史中兴 (36)
急诊室的伦理底线	林 衍 (37)
救救被糟蹋的词	椿 桦 (39)
假如我是大人	维可多·德拉贡斯基 [俄] (41)
编辑回函点“金”笔	邵火焰 (42)
给皇帝配戏	卢荻秋 (44)
惊诧：四千倍的年薪差距	秦 海 (45)
“诺贝尔伦理”	杨于泽 (47)
一句话的底本	黄德海 (49)
星星之火？	徐迅雷 (50)
宽容的价值	陆 地 (52)
背后的话	孙道荣 (54)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游宇明 (55)
约瑟、1942 和咳嗽药水	岑 嵘 (57)
改造国民性——不容回避	秦晓鹰 (59)
家教	程乃珊 (60)
请别出声	刘 墉 (62)
保健品这种“祸”物	晴小晴 (63)
背黑锅的房子	晓 晓 (65)
发祥于津门的“老太太哲学”	王乾荣 (66)
礼节	陆 地 (68)
盛产英雄的国家	谢素军 (69)
城镇化要尊重自发秩序	鄢烈山 (71)
仇官是特权崇拜	庄朝惠 (72)
法海的悲剧	王重旭 (74)
古代的“官二代”	赖 晨 (76)
谁来管央企	李 铁 (77)
“火速处理责任人”	黎 明 (79)
麻将与民族性	李银河 (80)
吴琼花能否爱洪常青	韩三洲 (81)
你思想有问题！	淡然涵凝 (83)

从粗鄙到自鄙	徐 贲 (84)
媒体关心什么	闾丘露薇 (86)
谁轻谁重	马长山 (88)
时尚的一口坏牙	孙君飞 (89)
人生是一场抵达	马 德 (91)
对踩踏事故的反思	汤嘉琛 (92)
做官的好处	滕朝阳 (94)
“你”若不称职，意味着六十七万人缺席	燕 农 (95)
父与子	王开岭 (97)
口腔文化下的肥胖中国	杜君立 斯 琴 (99)
北大清华是北京的吗？	闾丘露薇 (100)
假如公务员没有薪酬	陆春祥 (102)
贫寒的影响	王小妮 (104)
一个“实诚人”的苦恼	齐世明 (105)
意味无穷的绝妙	闾连科 (107)
回到本位去	司徒伟智 (108)
我们到哪儿去散步	肖复兴 (110)
穿越	王 婧 (112)
城管与小贩	邓海建 (113)
自夸需要技术含量	林 奇 (115)
模拟什么	张丽钧 (116)
小辣椒	虚 空 (118)
且看本官如何应对	刘 齐 (119)
不能“牛栏关猫”	柳延廷 (120)
“今天你们是……”	苏文洋 (122)
《西游记》倒过来写	Rabbit 儿 爹 (124)
生命永远是个位数	邹振东 (124)
抗日神剧	陈季冰 (126)
动物之思	凸 凹 (128)
冷静也是一种支援	王 地 (129)
有关《西游记》的回答	陈立军 (131)

“青歌赛”与干部提拔	阮直	(132)
最狠“特供”风	彭健	(133)
简单与复杂	蒋子龙	(135)
隐秘的道德特区	毕会成	(136)
我们真有那么不堪吗?	何三畏	(138)
对权力,不必感恩	段奇清	(139)
靠学位“特供”	牛角	(141)
南郭先生的结局	曲芮	(142)
白宫是白色的	查一路	(144)
没有故事发生的地方,必有事故发生	狄马	(145)
孙悟空写给白骨精的信	悟空	(147)
追悼会上的笑声	陈苏云	(148)
中国知识分子的官瘾	路文彬	(150)
在学校认识平等	吴非	(151)
刷卡“刷脸”其实都是“刷权力”	陶短房	(153)
底线	冯骥才	(154)
丁同学不是孙悟空	叶延滨	(156)
让“失败的鱼”不流泪	查一路	(157)
奴才的“才”	陈仓	(159)
豪华办公楼“物尽其用”	乔志峰	(160)
寒性教育	张丽钧	(162)
状元是个什么东西呢?	陆春祥	(163)
猫鼠力量反转	何龙	(165)
鱼味与人味	朱圣福	(167)
高考作文与家国情怀	曹旭刚	(168)
“知佞”与“拒佞”	邓忠强	(169)
十年了,依旧没有人幸免	徐百柯 李润文	(171)
活色生香又一天开始了	叶延滨	(173)
清朝的地沟油唐宋的矿	周之南	(175)
是时候离开了	于莺	(176)
在苏格拉底被囚处	周大新	(178)

何爹	魏剑美	(180)
扭曲	马德	(181)
国家级的银样镴枪头	刘洪波	(182)
傲视“小时代”的“内史第”	李泓冰	(184)
孟母难迁	许家祥	(186)
北京人正在悄悄开溜?	张心阳	(187)
看到浣花溪别墅	苏文洋	(189)
重申坚守良知的必要与期许	廖水南	(190)
“花钱买编制”这笔账该怎么算	时言平	(192)
以罚代罪的清朝议罪银	王国华	(193)
“大师”摸透了谁的心?	刘晶瑶	(195)
法律,应当是一张父亲的脸	王文昌	(197)
包公	殷贤华	(198)
谁在发飙?	高初建	(199)
土性杂俎	乐朋	(201)
叫作“国家秘密”的回答	王聃	(203)
最强的售楼广告	佚名	(204)
水开了	曲征	(205)
明天会好吗?	熊培云	(206)
“思维方式”拉杂谈	朱铁志	(208)
权力的傲慢	余华	(210)
顺应官意	王开林	(211)
“万民送官”何时休	潘洪其	(213)
满上	果绍祜	(215)
“苍蝇”影响生活,“老虎”关乎命运	燕农	(216)
顺民性格	张宏杰	(217)
假装在娱乐	肖峰	(219)
天为什么是黑的	洪流	(221)
人性暗处	流沙	(223)
被绑架的树	马国福	(225)
历史在这里沉思	王辉	(226)

既得利益者绑架决策	拯救梦想	(228)
一个和四十九个	王晶晶	(229)
子产不毁乡校	王义伟	(231)
代课教师的命运	马想斌	(233)
鲁迅在这个时代的命运	刘志权	(234)
我们现在怎样做母亲?	羽 戈	(236)
救民于水火与陷民于水火	魏雅华	(238)
官气像什么?	孙贵颂	(239)
谁还记得马铃薯嫁接西红柿那个事儿	毕星星	(241)
那些我们确认和信守的	于 坚	(243)
风筝, 飞往“艰涩难懂”处	王乾荣	(245)
荣誉的背后是什么	何玉峰	(246)
生身之父与精神之父	刘兴雨	(248)
把荒腔唱响	王乾荣	(249)
丁书苗要洗六十三条内裤	王 安	(251)
大学校长身不正何以正教育?	李而亮	(252)
“一腚蝇”及其他	蒋子龙	(254)
妖怪由谁来确认	孙贵颂	(255)
“土豪”很忙	韩 雪	(258)
蚂蚁扑倒了大象	王 安	(259)
诺奖不应成为科学家的枷锁	马进彪	(261)
他们为啥爱充“后台硬”	王 海	(262)

水、天和知情权

王晶晶

南京人正因他们头顶上的天而抱怨时，长治人刚知道有人为他们脚下的河发愁。

五天时间，从山西省长治市一家工厂“逃逸”的苯胺，顺着浊漳河跑了一百五十多公里，直到闯入邻居的水库，才被公开宣布“通缉”。而这时上游的长治人，照旧在河边放羊，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泄漏事故发生在2012年12月31日的清晨。山西天脊煤化工集团输运化学制品的软管爆裂，八余吨泄漏的苯胺流入河道，仅山西省内受到影响的村子就有二十八个，涉及两万多名居民。

不过，长治市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称，只要污染不出长治边界，“就不用往省里报”。不幸的是，奔流的河水可不为人的意志而停驻。它带着苯胺一路向东，最后流进河北邯郸与河南安阳的水库里，终于露出马脚。

长治市政府在本地人的恍然大悟与下游人的骂骂咧咧中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同一天，九百公里外的南京市民过得也不大痛快。2013年1月6日早上，城东的居民早上起来感觉喉咙不舒服，玄武湖畔晨练的老人闻到了刺鼻的橡胶味，一位正在开车的女士觉得胸闷头晕。

这些人以为要在不清不楚的浑浊空气中挨过一整天时，答案在当天中午12点出现了。南京环境保护局官方微博“南京环保”发出“空气预警”，指出当天早上，中石化金陵分公司停电后恢复生产，但脱硫设施没能同步运转，导致二氧化硫泄漏出来。

比长治人多了点幸运，南京人在事发后六个小时就得到了答案。一位媒体人说：“漫天灰蒙叫人抑郁，但叫人看到希望的是，再坏的空气也能实时公开。”

长治的水，南京的天，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每个角落、每个人、每分每秒都有可能遇到的问题。人们有权知道自己饮下的每一瓢水是否安全，呼吸的每一口空气是否达标。

不过，在某些人的惯有思维中，这些原本与公众息息相关的事情，完全

没有必要让公众知晓。比如那位声称“不出边界就不用往省里报”的官员，话里话外像在说：“省长都不知道的事情，老百姓就更甭想了。”

这种“对上不对下”的处理方式，我们并不陌生。但当突发事件来临时，这套息事宁人的做法只会加深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不信任，让原本良性互动的两者关系陷入僵局。2005年松花江苯污染事件或许还没有完全被人忘却。当时，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全市停水四天，理由是对市政供水管网进行检修，直到九天后才承认上游化工厂爆炸污染了水源。恢复供水后，当时的黑龙江省省长带头喝下第一杯水，希望能挽回政府失去的信誉。

几年过去，邯郸人没有再用当年那个拙劣的借口。当水库被长治的河污染，市内出现大面积停水、未知真相的群众开始去超市抢水后，邯郸市政府于当晚发布了通告。也因为邯郸市政府的“不合作”，长治守了五天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松花江污染事件后，《国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实行。按照规定，突发环境事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以及负有监管责任的单位发现突发环境事件后，要在一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告。如果有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并造成后果的，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对相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法律法规的确有助于归还公众的知情权。除此之外，这种“归还”不应该仅仅为了不违反法律规定，更应该出于对公众负责的态度。这需要执政者的勇气，总有一些人认为，突发事件过后，如果政府第一时间向公众披露信息，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可事实证明，受空气污染困扰的南京人就没有乱——倒是被蒙在鼓里的哈尔滨人乱了，毫不知情的邯郸人差点儿也乱了。这也需要执政者的自信，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对于政府工作而言，公开、透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就是最好的阳光。

说到底，长治的水，南京的天，从来就不仅仅属于某一条河，某一个人，某一个地方。行走在其间的人最应该有知晓它们的权利。这不仅仅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因为这种知情权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是我们天然应该享有的东西。

【原载2013年1月9日《中国青年报·事件观》】

静默的他们……

王石川

日前，有一位工友拍的一张照片震惊了网民：城市的建设者，他得有多累？《新闻晨报》的官方微博评论称：他们亲手建起了高楼大厦，透过闪亮的玻璃，望着远方贫瘠的家乡。城市，需要这些可爱的人，需要对他们道一声：“辛苦了，谢谢！”

这是一张让人动容的照片，人们不知道照片的主角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甚至看不清他的容颜，但他睡觉的姿势、睡觉的状况——躺在工地高高脚手架上的网兜里，却让人强烈喟叹。这位农民工一定太累了，不然也不会睡在高空脚手架上。躺卧在高高的网兜里，充满着一定的风险性，但他睡得那么香甜，也足以说明他累到了极至。

他拼命劳作，也许是是为了留守在家的孩子，也许是为了挣钱给父母看病，总之是为了补贴家用。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农民工，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农民工群体的一个缩影——大多数农民工都是这么辛苦，他们过度兜售自己的体力，过于辛苦，以致忽略了健康和潜在的危险。这名酣睡的农民工，当时不知道有无做梦，若有，做的是“中国梦”吗？

城市的繁华凝聚了他们太多的青春与心血，这些农民工卑微而坚韧地生存着，匆匆奔走在一个又一个工地，无论严寒酷暑。当市民享受着城市的便利时，是不是该发自内心地向他们奉上一份持久而真诚的敬意？

前不久，在重庆的一辆公交车上，一名衣着时髦的老太，呵斥身旁风尘仆仆的农民工，指责其影响市容，“你穿得这么脏，就不应该坐公交车，应该自己走路回家！”而在青海省西宁市，一名公交司机也拒载农民工，“你身上这么脏，谁愿意跟你挤在一起？下去，下去。”听见司机大声喊着，这名农民工无奈地下了车。此时此刻，他的心酸与痛苦向谁诉说！

农民工，是沉默的群体，也是权利贫困的群体，他们没有多少话语权，也不懂得如何表达，人们常常忽略他们的悲苦。其实，一旦走进他们的心灵，聆听他们的呼声，便可发现他们的诉求与唏嘘。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指出，对五省市进城农民工

的社会公平感研究显示，64% 的农民工认为社会“非常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他们认为不公平体现在：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影响了在城市的工作机会；无法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同工不同酬；工作机会不平等；工作种类不平等；拖欠工资……让人悲哀且心惊的是，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多数农民工虽然气愤但通常采取的措施是，“不干了或忍气吞声”，只有少数人会选择求助国家机关，采取正规维权途径。吃亏了却不想、不敢也不会维权，这是多么无奈的群体，又是多么突兀的社会不公！

有学者认为，受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农民工在城市总体上处于“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歧视、文化上排斥、制度上限制”的境地。不少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面临着一道道过高的门槛限制，比如子女的教育如何解决，能不能住上保障房；再比如，在城市里看病和养老，何时才能享受如市民一样的待遇？

最简单的道理，不能在城市建设用得着农民工时，就欢迎他们；大楼建起来了，就一脚把他们踢开。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指出，要考虑解决农民工逐步市民化的问题。不解决，会给今后经济社会带来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从公民平权的角度看，也应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从照片中这名农民工的衣着看，地点应该在南方，临近年关，这名农民工拿到工钱了吗？但愿所有的农民工都能及时拿到血汗钱，但愿所有的农民工都拥有制度性保障，活出尊严。

【选自扬子晚报网】

自 律

雷抒雁

早些年，儿子当兵复员回来，分配到银行当保卫员。除了守门看户，保卫银行安全外，还要到金库里当苦力，将一袋袋人民币扛出扛进，扛上扛下。

有一天，他下班回家不无骄傲地和我说：“爸，你知道我这肩膀值多少钱？”我不解，反问：“值多少钱？”他说：“今天我扛了十多袋钱，大概有

好几亿！”

我一听，笑了，说：“好厉害的肩膀！可那钱只和你的肩膀有关系。”归拢起来一个意思，不属于自己钱财，即使从你手边过，也别打歪心思。

差不多快二十年过去了，儿子从一个保卫员一步步当上分理处主任，当上一个支行的行长。我给他说过的话，总在耳边响起，想他大约也没有忘。

人之所以要从业，一是社会需要，二是自身需要。自身需要就是要生活，要有养家糊口的银两。老老实实工作，干干净净做人，总会过上好生活。但是人是有毛病的，各人的毛病不同，这叫“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那么，找工作、就业，就得扬长避短，不适合你干的工作，千万别强为。比如你嗜酒如命，那么你就千万别开车，不管那工作多安逸，报酬多丰厚，都不能干。因为它既不利于“生”，又不利于“活”。

不久前，翻开已经发黄的，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同学合影，心里不由得感慨唏嘘了半天。那些青春的影像中，有两个已早早离开人世了。

一个是王姓同学，高小毕业，回乡在农业合作社当了会计，又兼了社里的民兵队长，手里有一支半自动步枪。那时说起来，真让我们羡慕不已。可是后来传来不幸消息说，他自杀身亡了。说起原因，两个字：贪污。贪污了多少，怎么贪污，不详。反正是死了。

另一个张姓同学，中学毕业当了本村小学的一名教师。但这家伙，心存淫念，糟蹋了不少小姑娘，东窗事发，被逮捕法办，最后判了死刑，枪毙了。

显然，并非这两个职业是高危职业，谁干都难免出事，根本问题是我这两位同学自身有毛病，贪财贪色，又缺乏自律，所以干了这一行，用家乡的土话说，叫“头枕茅房墙睡觉，离屎（死）不远了”。

故而，古儒讲起一个人一生要先从“修身”做起，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就是自律，明白做人的道理，做人的规矩，然后，才可以进入社会。人性有许多弱点，受教育、立法规都是为了限制人性的弱点，以免犯错误，既给社会造成灾难，又给自己造成祸害。

自律，就是要限制自己的各种欲望。良好的欲望于人、于己、于社会都有好处；恶欲或邪欲，一旦欲火中烧，难免玉石俱焚。

自律很重要，但不是人的所有毛病都可以靠自律改造得了的，改造不了怎么办，那你就要有自知之明，不去干那些容易让你弱点得逞的工作。你有贪财之心，就别做财务工作，或与钱财相关联的工作。有贪财贪色之心，就

别千方百计去托人情走门子，甚或去花钱买官。这等于花钱买牢头，寻着进监狱，或者花钱买子弹，找死。我不举例子了，多不胜数。

一句话，要做天下事，先从自身起，自律，是人生之先，是人生之中要时时提醒自己的。人生之后，自然就不必了，因为只有死人不会犯错误，这好像是某个伟人的名言。

【原载 2013 年 1 月（上）《杂文选刊》】

我强烈要求火车票涨价

阮 直

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外需不足，内需萎缩，市场疲软，物价上扬的大背景之下，有一处风景独好，这就是中国铁路。铁路高飞猛进，一路凯歌，总里程目前已居世界第三，高铁长度居世界第一，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也跟着扬眉吐气，喜气洋洋。

铁道部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不空谈，干实事儿，经过专家论证，部务会讨论，终于出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关于火车票降价的决定，这一决定让举国欢腾，老百姓到处奔走相告——“火车票要降价了”。

火车票降价彻底粉碎了几十年来人们对铁路不公的评价，谁说铁路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十八大之后为民办实事儿，部委办局中铁道部反应最为迅速。

火车票降价据说不像涨价时那样简单了，往上加钱容易，往下降价复杂。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火车票一公里是两角钱，到了八十年代涨到两元钱，好像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这个道理我懂，咱民间有俗语，“钱多了不咬手”，但钱少了没俗语，根据我多年与钱交往的体会是钱少了要精打细算。所以大家都理解铁道部，我们有耐心，好饭不怕晚呀。

降价的面纱终于揭开了，铁路部门解释了这次降价——降价并不是很多市民之前听到的那样，火车票降价就是降低现在车票价格的 2%，而是“降价是取消了火车票里的强制保险费用，由于强制保险是基础票价的 2%，所以此次降价并非票面价格的 2%”。“比如一张一百元的火车票，基础票价可能仅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所以，降价不会太多。由于票种比较多，像高铁

票、卧铺票、空调车票等，车票价格构成比较复杂，所以如何降也比较复杂。”据介绍，多数火车票基本降价幅度在五角至四元之间，降价后，部分火车票可能会出现五角的“零头”。铁道部办事就是精确，在五角钱纸币都不怎么流通的情况下，人家精准到了五角，知道什么是一丝不苟了吧。

为了这五角到四元之间的降价，铁道部还有具体的实施细则，还要分三种方式进行调价：即普通旅客列车和部分空调旅客列车票价调整工作由客票系统自动完成；动车组列车票价由铁路局按照新规则计算后录入客票系统；对于高级软卧及实行特殊运价浮动政策的旅客列车，全价票由客票系统自动计算，半价票由铁路局按照新规则计算后录入客票系统。

看到这样的降价结果，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被忽悠了，而是总算知道了铁道部的艰难。铁道部真是太贫穷了，并非表面上那样风光无限。你细想呀，一个前铁道部长刘志军就贪污了近百亿，如果把铁道部那些大大小小腐败分子贪污的钱累计起来，应该有几座金山了，铁道部没有垮掉，这说明几个小小的蛀虫于铁老大就是蚂蚁撼大象。如今我们的铁路还能提速，车票还能降价，真的太不容易了，我感慨呀，感慨得有了此文。

所以，我动员起全家的子子孙孙（包括家里的俩宠物大毛儿、二毛儿）一同要求铁道部对车票提价。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虽说还没实现小康那样的富足，但是日子总还是比铁道部富足些。以老夫为例，每月有两千七百元的纯收入，我去菜市场买菜凡是差了我五角钱的我都不要过，当然，五角钱一斤的蔬菜除外。

为了支持中国铁路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总里程早日超过美国，实现世界第一，作为一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都应该有责任，有感恩的心，在国企尚不雄起的时期拉他们一把。铁道部你那五角的降价就免了，再上调五角吧，就算人民对铁道部这几年遭受腐败分子祸害的补偿——人民铁路人民爱呀。

【原载 2013 年 1 月 3 日《北海晚报·时评》】

疯狂的好生意？

石述思

您相信 12 月 21 日是世界末日吗？

民意调查显示，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担心他们是否能在2012年12月21日存活下来。随着一个政府为了保全精英而疯狂在地下建防护地窖谣言的流行，有不少经常上网的孩子准备选择合适的时间自杀。

黑色幽默的是，这个传说连玛雅人的后代都不信。媒体报道，危地马拉印第安玛雅人的三名领导人近日参加了古巴人举办的一个关于他们的文化“圣火”的仪式，他们澄清说12月21日发生的纪元变更不是世界的末日。根据玛雅人的历法，一个纪元由十三个周期组成，每五千一百二十五年为一个纪元，从公元前3113年开始的本纪元将于2012年12月结束。

末日说也遭到科学家的否认。20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斯穆特表示这没有科学依据，人类不必为2012恐慌。

遗憾的是，2011年据中国科协调查，中国目前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不足4%。而在当年日本海啸引发的核辐射危机中，一些惊慌的同胞抢购了一辈子都无法吃完的食盐。

在这个商业竞争无比惨烈的年代，能承载任何公众情绪的事物都会被精明的商人抓住，试图将其变成一个获取利润的好生意。

2012年8月6日，浙江义乌商人杨宗福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新发明，代号“Atlantis（亚特兰蒂斯）”的球形密封应急救生舱，可在火山、海啸、洪水、地震、核辐射等灾难发生时逃生。据杨宗福介绍，“诺亚方舟”目前最大的订单来自山西的一个老板。他一个人就定做了十五个，不仅自己用，还要送亲戚友人。

美国旅行社近期推出“末日游”，他们以这种方式感受地球正面临的危险，率先前往阿拉斯加州、巴塔哥尼亚、北极和南极正在融化的冰山、太平洋正在下沉的岛屿和正在消失的大堡礁，并将这种旅游称做“末日游”。这一营销新策略引发中国同行纷纷效仿，不少旅行社的“末日特价游”销售非常火爆。

与此同时，一些实体店也纷纷加入“末日促销”行列。甚至有中国商业培训机构及时地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的末日营销课程，一时间应者云集。

看到这些眼中充满欲火、心中充满豪情的商业掘金英雄，只能说明末日恐惧远远抵不上挣钱的快乐。当末日成为一个商机，唯有提醒公众理智消费，毕竟，你如果真相信末日传说，只会有一个结果：你抱着必死的决心，受商家的蛊惑，花光身上所有的银子，12月21日过后发现太阳照常升起，而身边多了很多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商品。